

“身体在场”：论舞蹈在思政教育中的具身德育功能

汤文博^{1, 2}

(1. 安徽蚌埠技师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2. 蚌埠科技工程学校, 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知行脱节”困境, 提出并深入论证“身体在场”作为价值观深度内化关键路径的核心命题。研究批判了基于“离身认知”的传统德育范式, 转而以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与具身认知理论为哲学基础, 构建“具身德育”新范式, 强调价值认同必须通过身体化的体验与习惯性实践方能达成。研究核心聚焦于舞蹈艺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通过理论结合案例, 剖析其如何通过塑造“规训性身体”锻造纪律与秩序感、激发“表现性身体”实现情感共情与价值共鸣、以及构建“交往性身体”实践共同体伦理关系, 从而将抽象价值观“写入”身体记忆与情感结构。文章进一步结合北京舞蹈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等前沿实践, 辩证论述了“舞动思政”中技能与价值、个体与集体、审美与导向三组核心关系的处理原则。最终论证, 舞蹈不应仅是思政教育的艺术辅助, 而应成为触及深层认同、培育知行合一时代新人的本体性德育路径, 为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提供根本性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 身体在场; 思政教育; 具身德育; 舞蹈; 价值内化

引言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深刻的实践论困境就是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价值观“知识体系”与学生在具体、鲜活的“生命实践”之间, 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课堂上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概念的背诵与理解, 常常止步于试卷上的正确答案, 难以在复杂现实情境中转化为稳定的道德判断与自觉行动。这种“知”与“行”的脱节, 其根源在于一种潜在的“离身”教育观念, 它将受教育者视为抽象的理性主体, 将道德学习简化为对概念、规范的语言性传递与逻辑性认同, 而严重忽略了人的身体作为价值感知、情感体验与行动生成的原初场域这一根本事实。价值观的真正认同, 绝非纯粹理智的接纳, 它必须经由情感的触动、意志的锤炼, 并最终沉淀为一种无需刻意回想、近乎本能的“身体习惯”与“行动倾向”。

因此, 破解思政教育内化困境的关键, 在于让学习者的身体真正在场。这意味着教育过程需要超越单纯的语言与文字, 创造一种能让学生的身体充分介入、沉浸体验并积极建构价值意义的情境。而在众多教育载体中, 舞蹈艺术以其本质上的身体性、情感性、仪式性与社会互动性, 展现出构建“具身德育”的独特优势。舞蹈不是用身体去“说明”道理, 而是让道理在身体的律动、协同与表达中“活”出来, 被直接感受、体验与认同。本文旨在系统论证舞蹈作为思政教育具身化路径的不可替代性, 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剖析实践机制并审视现实张力, 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一种扎根于身体哲学与实践智慧的深层视角。

一、理论基石：从离身认知到具身德育的范式转换

1.1 传统德育的“离身”困境及其哲学根源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一种“离身认知”的观念之上。这种观念将心智与身体割裂, 认为理性、思维、道德判断可以独立于身体的感觉运动经验而存在。在这种范式下, 德育过程被简化为: 教育者通过语言和文本, 将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作为客观知识)传递给学生(知识的接收者); 学生的学习成效, 主要通过其对这套话语体系的复述准确度与逻辑推演能力来考核。这种模式的效率体现在知识传递的系统性上, 但其根本缺陷在于, 它假设“知道”就等于“认同”, 并自然导向“行动”。然而, 大量教育现实表明, 学生可以娴熟地在答卷上论述“集体主义”, 却在小组作业中逃避责任; 可以背诵“艰苦奋斗”的内涵, 却在生活中畏惧挑战。

作者简介: 汤文博(1979-), 女, 研究方向为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中职思政课程设计、中职舞蹈美育改革。

其哲学根源可追溯至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即认为身体是机械的、易错的，而心灵（理性）才是本质的、可靠的。道德教育因此被视为对心灵的塑造，身体则被视为需要被规训或超越的对象。这种观念忽略了首先是“身体性存在”这一基本事实。知觉、情感、意向乃至思维方式，都深深根植于身体的构造及其与世界的互动方式。价值观念若不能与身体化的体验相结合，就永远是外在于生命的、冰冷的符号。

1.2 具身转向：身体现象学与具身认知的理论支撑

突破上述困境，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具身转向”。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此提供了核心哲学依据。他提出“身体主体”概念，强调并非“拥有”一个身体，而是“通过”身体来感知世界、理解意义、与他人共在。意识是具身化的，思想、情感都交织在身体的姿态与行动中。例如，对“担当”的理解，并不仅来自字典定义，更来自肩扛重物时身体的承重感与挺立感；对“团结”的体会，也离不开与他人携手时身体的协调感与力量感。价值，首先是一种被身体“活出来”的体验。

当代具身认知科学从实证层面支持了这一观点。该理论认为，认知并非发生在大脑中的抽象计算，而是源于身体与环境的实时互动。概念系统（包括道德概念）大量借用身体经验作为隐喻基础（如“正直”对应挺直的身体，“背负”对应责任）。因此，道德学习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化的学习，它要求将抽象价值锚定在具体的身体感知与运动经验之上。这意味着，有效的德育必须创造机会，让价值理念在身体行动中被体验、被探索、被固化。

1.3 建构“具身德育”新范式

基于上述理论，笔者提出“具身德育”的新范式。这一范式包含三个核心原则：第一，教育对象是“整全的身体主体”。德育必须面向由思想、情感、身体共同构成的完整的人，教育活动需调动其全部感知与行动能力。第二，内化机制是“身体化理解与习惯性生成”。价值观的认同，是通过反复的、情境化的身体实践，将外在要求内化为肌肉记忆、动作定势和情感倾向，形成道德上的“第二自然”。第三，情感是“身体化的价值评估系统”。积极情感的激发与共鸣是价值认同的关键催化剂，而舞蹈等艺术形式是激发集体情感共振的强效场域。

“具身德育”范式的确立，为舞蹈等身体实践艺术进入思政教育核心场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合法性。它指明，舞蹈的德育力量，不在于其内容直接宣讲政策，而在于其形式本身——一种高度组织化、意义化的身体行动，为价值观的体验性植入提供了绝佳的“生理-心理”路径。

二、舞蹈的具身德育机制：三维度身体实践中的价值生成

2.1 规训性身体：纪律、意志与集体秩序的肉身铭刻

舞蹈训练始于对身体精密、重复且严格的“规训”。这种规训不是压迫，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塑造，旨在将自然状态的身体，转化为富有表现力与精神意涵的“道德化身体”。在北京舞蹈学院的课程中，一个简单的“站姿”训练就蕴含着深刻的德育内涵：脊柱的挺直关乎“正直”，重心的稳定关乎“坚定”，长时间的保持关乎“毅力”。当学生在日复一日的基训中，为完成一个标准的“控腿”而肌肉颤抖、汗流浹背时，“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价值观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转化为身体极限的切身体验与突破。

在集体舞中，这种规训升华为秩序感与集体主义精神的身体化构建。例如，在重庆两江新区行远小学，学生通过参与大型集体舞蹈排练，他们的身体必须精确地融入队形的每一次变换，听觉必须敏锐地捕捉节奏的每一处律动，动作必须与他者保持绝对的协调。在这个过程中，“遵守规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等要求，不再是外在的说教，而是舞蹈得以成功呈现的内在逻辑与身体必需。个体的身体在集体韵律中找到了位置，也体验到了个体脱离集体则无法成就美的深刻道理。这种通过身体协同建立的秩序与和谐，是一种无声却极具说服力的集体主义教育。

2.2 表现性身体：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感性通达

舞蹈是情感的形体化，是超越语言直达心灵的沟通方式。它通过“表现性身体”，为价值观赋予可感的温度、色彩与故事，建立起一条引发深度情感共鸣的通道。当舞蹈作品展现英雄的牺牲时，身体所呈现的挣扎、倒下与托举，让“奉献”与“崇高”变得可触可感；当舞蹈描绘劳动者的耕耘时，身体动作中的力量与重复，让“敬业”与“朴实”变得生动具体。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生动例证。该校将“舞台”作为思政大课堂，创排《沂蒙·沂蒙》《乳娘》等红色舞剧。学生在演绎角色的过程中，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去“成为”革命者、奉献者。一名参演学生回忆道：“当我一遍遍用身体去表现‘乳娘’舍弃亲儿、保护革命后代的动作时，那种超越血缘的‘大爱’不再是历史书上的文字，它成了我指尖的颤抖、眼眶的温热和胸腔里的共鸣。”这种基于身体模仿与情感代入的体验，产生了远比课堂讲授更为深刻的价值冲击。观众同样通过舞者的身体，共享了这份情感震动，在审美体验中完成了对价值内核的认同。舞蹈让价值观从认知对象，转变为了共情对象与审美对象，从而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内化。

2.3 交往性身体：共同体伦理关系的动态构建

舞蹈，尤其是民间舞与集体舞，本质是一种社会性仪式与交往行为。在舞蹈的圆形队形、双人配合与群体互动中，舞者的身体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充满伦理意涵的关系网络。“交往性身体”在此维度上直接践行着核心价值观。

在双人舞中，托举动作的完成，完全建立在舞伴间绝对的“信任”与彼此承担的“责任”之上。身体的紧密接触与力量传递，是“诚信”与“友善”最直接的物理表达。在群舞中，如云南少数民族的“打跳”或西方的圆圈舞，所有人手拉手、步调一致，通过身体的连接与节奏的共享，瞬间生成一个强烈的“共同体”感受。个体的身体在集体动势中感受到归属与安全，同时也生发出对集体的责任与维护。衡阳师范学院在舞蹈教学中，特别注重通过集体即兴与编创，让学生体验这种身体间的伦理交往。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和谐”不仅是状态，更是身体相互倾听、调整以达成平衡的动态过程；“文明”不仅是礼仪，更是舞蹈互动中彼此尊重、不逾矩的身体分寸感。舞蹈课堂因而成为一个微缩的、理想的社会伦理实验室。

三、“舞动思政”的实践辩证法：关键关系的审慎平衡

3.1 技能精进与价值深植的融合统一

在“舞动思政”中，舞蹈专业技能是载体，价值塑造是灵魂。必须避免两种偏颇：一是陷入纯粹的技术主义，为追求高难度动作而忽略思想内涵，使思政目标落空；二是陷入生硬的概念图解，为贴合主题而牺牲舞蹈的艺术规律，导致作品空洞乏味。正确的路径是实现“以技载道，道蕴于技”。

北京舞蹈学院的“思政+舞蹈”创作模式提供了典范。在创作反映“工匠精神”的作品时，编导并不直接让舞者扮演工人，而是将“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内核，转化为舞蹈中对动作质感极致的打磨、对队形精度严苛的追求。学生在挑战一个完美“旋转”或“跳跃”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汗水、经历的失败与最终的成功，本身就是对“工匠精神”最真实的体验。教师的任务在于，在技能训练的关键节点，适时点明其与价值观念的连接，引导学生从身体的苦练中感悟精神的升华，实现技能习得与价值内化的同频共振。

3.2 个性表达与集体规约的相得益彰

舞蹈既鼓励独特的身体表达与艺术创造（个性），又强调整体的形式美与纪律性（集体）。这恰恰为思政教育中“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一命题，提供了绝佳的实践情境。教学不应以集体名义压抑所有个性闪光，那会扼杀创造力；也不应放任个人主义泛滥，那会瓦解作品的思想统一性与形式完整性。

成功的实践善于在明确的集体主题与艺术框架内，为个性表达预留创造性空间。例如，在一个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集体舞中，可以规定统一的主题音乐、核心动机和主体结构，但允许不同小组或舞段，融入各自理解的不同民族舞蹈风格元素进行演绎。这样，每个舞者既在共同的主题下凝聚，又能通过个性化的艺术诠释贡献智慧，最终汇聚成一幅多元一体的生动图景。学生在此过程中身体力行地体验到：卓越的集体成就为个性展示提供了辉煌舞台，而精彩的个性表达又使集体形象更加丰满动人。

3.3 审美自由与导向引领的相互成就

真正的融合，应遵循“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根本原则。价值导向应作为创作的“精神底色”与“意义灯塔”，而非机械的“操作指令”。编导需从丰富的时代精神与价值理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人性关怀和强大情感张力的审美意象。例如，诠释“爱国主义”，可以是对脚下土地

深情的身体触摸，是对家园记忆诗意的动作回望，是对先辈足迹充满敬意的意象化追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在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级大型演出排练时，同步开展“每支舞背后的中国故事”主题研学，引导学生在审美创造中主动探寻、理解并最终认同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当政治导向如盐溶于水般化入优美的舞蹈形式与真挚的情感表达时，价值观的传递便超越了说教，在审美共鸣中实现了“润物无声”的最高效能。

结论

舞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绝不能仅仅被定位为一种活跃气氛的“文艺活动”或辅助理解的“形象化手段”。基于身体现象学与具身认知理论所建构的“具身德育”范式，从根本上揭示了价值观内化所必需的身体维度与体验路径。舞蹈，正是通过其规训性身体、表现性身体与交往性身体三位一体的实践机制，开辟了一条让价值观“沉”入身体习惯、“燃”于情感共鸣、“活”在关系建构中的“本体性德育路径”。

从北京舞蹈学院以舞剧深化“课程思政”，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打造“舞台思政”品牌，从衡阳师范学院在专业教学中践行“双上四会”的育人目标，到基层中小学以集体舞蹈培育团队精神，一系列生动而富有成效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条路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性，更具备实践上的强大生命力。它有效地将思政教育从单一的“认知”维度，拓展至“情感-身体-行动”的整合维度，为破解“知行脱节”的痼疾提供了关键的实践方案。

教育最终是为了培育完整的、知行合一的人。这要求教育者超越传统的文本与课堂中心主义，勇于创设让身体“在场”、让情感“涌动”、让价值在行动中“生成”的教育新形态。在未来，深入推进“舞动思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对于构建更有温度、更富感染力、更能嵌入学生生命历程的新时代思政教育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 [1] 史册. 写实的限度与写意的张力: 戏曲审美幻象的诗性真实[J/OL]. 民族艺术研究, 2025, (06): 40-49[2026-01-12]. <https://doi.org/10.14003/j.cnki.mzsysj.2025.06.05>.
- [2] 许子威. 从“被感动”到成为“他们”[N]. 中国青年报, 2026-01-12(007).
- [3] 王亚娟. 具身感知的生命现实性——兼托托马斯·福克斯的现象学人观[J/OL].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0[2026-01-12]. <https://link.cnki.net/urlid/45.1066.C.20260108.0840.002>.
- [4] 刘婷, 宋宗佩. 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中华体育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研究[J/OL].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1-10[2026-01-12]. <https://link.cnki.net/urlid/44.1129.G8.20251229.1006.009>.
- [5] 周宇. 舞台上的思政课草原上的母子情[N]. 包头日报, 2025-12-28(002).
- [6] 胡冰砚. 高校体育舞蹈课程思政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研究[J]. 塑料包装, 2025, 35(06): 360-363.

"Bodily Presence": On the Embodied Moral Function of Da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NG Wenbo^{1,2}

(1. Anhui Bengbu Technician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2. Bengbu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ol,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 persistent dilemma of the "disconnect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propos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core thesis that "bodily presence" serves as a key pathway for the deep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Critiquing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paradigm based on "disembodied cognition," the study pivots to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of "embodied moral education," grounded i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and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is paradigm emphasizes that value identifica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habitual practice.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oral function of dance ar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it analyzes how dance, by shaping the "disciplined body" to forge a sense of discipline and order, stimulating the "expressive body" to achieve emotional empathy and value resona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cative body" to practice communal ethical relations, can "inscribe" abstract values into bodily memory and emotional structures. The article further incorporates cutting-edge practices from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eijing Dance Academy and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to dialectically discuss the principles for handling three core relationships within "Dancing Ideology and Politics": skill vs. value, individual vs. collective, and aesthetics vs. orientation. Ultimate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dance should not merely serve as an artistic ai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ather, it should become an ontological path for moral education that touches upon deep-seated identification and cultivates a new generation capable of unify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reby providing a fundamental practical solution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Bodily pres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bodied moral education; Dance; Value internalization